

然所為詩文多怨抑沉憤哀傷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  
其平者故皆不克壽逢原年二十八數夫才二十天昇  
其才而畜其壽吁可惜哉

吏文可笑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絕可笑者如文官批書印紙  
雖宮觀嶽廟亦必云不曾請假或已登科級見官墓者  
清要必云不曾應舉若試刑法予在西掖時漢州申顯  
惠侯神頃係宣撫司便宜加封昭應公乞換給制書禮  
寺看詳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年限內自陳欲符下漢  
州告示奉神知委予白丞相別令勘當乃得改命淳熙  
六年予以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吏部下饒州必欲保  
官狀內聲說被奏人曾與不曾犯決管有無翦刺及曾  
與不曾先經補官因罪鞫廢別行改奏又令供與予  
係是何服屬父之於子而問何服屬一歲嬰兒而問曾  
與不曾入仕坐罪豈不大可笑哉

靖康時事

鄧艾伐蜀劉禪既降又敕姜維使降於鍾會將士咸怒  
拔刀斫石魏園燕於中山既又城中將士皆思出戰至  
數千人相率請於燕主慕容隆言之尤力為慕容麟沮  
之而罷契丹伐晉連年拒之每戰必勝其後杜重威

陰謀欲降命將士出陳於外士皆踊躍以為出戰既令  
解曰士皆慟哭聲振原野予頃脩靖康實錄竊痛一時  
之禍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能北向發一  
矢獲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斃虎狼雲屯不聞有如蜀  
燕晉之憤哭者近讀朱新神詩集有記昔行一篇正叙  
此時事其中云老种憤死不得戰汝霖疽發何由痊乃  
知忠義之士世未嘗無之特時運使然耳

### 并詔

梁武帝時有交趾人并詔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而吏  
部尚書蔡搏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即詔恥之遂還

鄉里謀作亂夫用門地族望為選舉低昂乃晉宋以來  
弊法蔡搏賢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 識諱之學

圖讖星緯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為誤人聖賢所不道也  
睦子孟都公孫病已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  
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諱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  
骨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諱立江州刺史廢城王而不知  
孝武實應之熙先以此諱會塗高之讖漢光武以詰公  
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以取滅亡而  
其死為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効牛仙客

李德裕以護牛僧孺而其兆為朱溫隋煬帝謂李氏當  
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  
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  
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強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  
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內難高武二族皆殄滅晉張  
華郭璞魏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  
免於身誅家族况其下者乎

真假皆妄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  
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即江山身在畫圖中之

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  
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  
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  
堂見生鶻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苻香之句是也以真為  
假以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

容齋五筆

五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丙子

容齋續筆目錄

卷第一 十八則

顏魯公

戒石銘

雙生子

李建州海州送國子監

侍從官

存亡大計 圖賊南學

唐人詩不傳

泰誓四語

重陽上巳改日

田宅契券取直

公子奚斯

唐蕃鎮幕府

春萊文中子門人

晉燕用兵

李衛公帖

王孫賦

容齋續筆目錄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郡國諸官

漢獄名

卷第二十八則

權若訥馮漸

歲且飲酒

存歿絕句

湯武之事

張釋之傳誤

張于二廷尉

漢唐置郵

龍且張步

義理之說無窮

開元五王

巫蠱之禍

唐詩無諱避

李晟傷國體

元和六學士

一傳誤後世

卜子百文

欠子忠邪

蘇張說六國

卷第三十八則

一定之計

秋興賦

太史慈

謚法

漢文帝受言

丹青引

詩國風秦中事

詩文當句對

東坡明正

臺諫不相見

執政四人頭

無望之禍

燕說

折檻行

朱雲陳元達

社老不忘君

藏板詩

鳥鳴鳴

卷第四十五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

實正固

鄭權

黨錮牽連之賢

漢代文書式

資治通鑑

弱小不量力

田橫呂布

中山宜陽

相六畜

卜筮不同

日考

柳子厚黨叔文

漢武心術

禁天高之稱

宣和冗官

卷第五十三則

秦隋之惡

漢唐二武

玉川子

銀青借

買馬牧刀

杜詩用字

唐虞象刑

崔常牛李

盜賊怨官吏

作詩先賦韻

后妃命數

公為尊稱

臺城火城

卷第六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王嘉薦孔光

朱温三事

夫字潤筆

漢舉賢良

戊為武

怨耦曰仇

說文與經傳不同

周亞夫

場王場帝

鄭莊公

百六陽九

左傳易筮

鍾繇自勅

大義感人

卷第七 十一則

田租輕重

女子夜績

淮南王

薛國久長

建除十二辰

俗語算數

伍文用事

五十絃瑟

遷固用疑字

僭亂的對

月不勝火

靈臺有持

董仲舒爻異對

李正已獻錢

宣室

昔昔鹽

將帥當事

卷第八 十五則

著龜卜筮

地名異音



韓嬰詩

五行衰絕字

漢表所記事

蕭何結韓信

彭越無罪

蜘蛛結網

孫權稱至尊

康山讀書

列國城門名

繡塵素衣

去國立後

詩詞改字

姑舅為婚

卷第九十四則

三家七穆

貢薛為康

兒寬張安世

深溝高壘

生之徒十有二

臧氏二龜

有扈氏

太公丹書

漢景帝

蕭何先見

史漢書法

薄昭田蚡

文字結尾

國初古文

卷第十七則

經傳煩簡

曹參不薦士

漢初諸將官

漢官名

漢唐輔相

漢武留意郡守

苦賣菜

唐諸生束脩

范德孺帖

民不畏死

天下有奇士

易卦四德

孫堅起兵

孫權封兄策

踰年改元

賊臣遷都

輿地道里誤

卷第十一十五則

古詩于

孫玉汝

唐人避諱

高錯取士

兵部名存

武官名不正

名將晚謬

唐帝稱太上皇

楊諒注荀子

昭宗相朱朴

揚國忠諸使

祖宗朝宰相

百官避宰相

百官見宰相

東坡自引所為文

卷第十二十二則

婦人英烈

無用之用

龍筋鳳髓判

唐制舉科目

淵有九名

東坡論華子

列子書事

天生對偶

銅雀灌硯

崔斯立

漢書注冗

古跡不可考

卷第十三 十四則

科舉息數

下第再試

試賦用韻

正元制科

貽子錄

金花帖子

物之小大

郭令公

紀年兆祥

民俗火葬

太史日官

汲冢周書

曹子建論文

雨水清明

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帝王訓儉

用計臣為相

州縣牌額

盧知猷

忌諱忌惡

陳涉不可輕

士句韓厥

孔墨

玉川月蝕詩

詩要點檢

周蜀九經

冢宰治內

宰相爵邑

揚子一毛

李長吉詩

子夏經學

卷第十五 十五則

紫閣山村詩

李林甫秦檜

注書難

書易脫誤

南陔六詩

紹聖廢春秋

王韶熙河

書籍之厄

逐貧賦

澗松山苗

男子運起寅

宰我作難

古人占夢

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朝士俸微

計然意林

思穎詩

劉賁下第

酒肆旗望

賢宰相遭讒

宋齊丘

鹹杭子

月中桂兔

唐二帝姓名

周禮非周公書

醉尉亭長

三易之名

忠臣名不傳

唐人酒令

容齋續筆日錄

凡二百四十九則

容齋續筆卷第一十八則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  
至尊壽皇聖帝泮宮之燕

聖語忽云近見甚齋隨筆遺竦而對曰是臣所著容齋  
隨筆無足采者

上曰然有好議論遺起謝退而詢之乃嬖女所刻賈人  
販鬻于書坊中貴人買以入遂塵

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因復哀臆說綴于後懼與前  
書相亂故別以一一數而目曰續亦十六卷云紹熙三  
年三月十日遺序

顏魯公

顏魯公忠義大節照映今古豈唯唐朝人士罕見比倫自漢以來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在明皇時為楊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廟築壇事為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為李輔國所惡由刑部侍郎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載以為誹謗由刑部尚書貶峽州德宗時不容於楊炎由吏部尚書換東宮散秩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公往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銜恨切骨是時年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

既知杞之惡已盡因其方鎮之間欣然從之不然則高舉遠引挂冠東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終不自為去就以蹈危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為可恨司空圖隱於王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圖陽為棄野墮笏失儀得放還山璨之姦惡過於杞圖非公之比也卒全身於大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不大可惜也哉雖然公因困於淮而屢折李希烈卒之捐身徇國以激四海義烈之氣正元反正實為有助焉豈天欲全界公以萬世之名故使一時陷於橫逆以成始成終者乎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廉事之南謂之戒石銘  
宋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閑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  
篇頌今歲載蜀王孟昶為文頌諸邑云朕念赤子肝食  
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  
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  
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  
為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  
諸傑偽之君為可稱也但語言皆不二唯經表出者詞

簡理盡述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

### 雙生子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謂受胎在前或  
以先生者為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  
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為弟巳時為兄則弟乃  
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  
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婦之  
子質家親親先立嫡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  
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  
周以來不同如此

李建州

建安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爲唐刺史李公祠予  
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書史持白回字犯相公  
名請改之蓋以爲李回也後讀文藝李頻傳懿宗時頻  
爲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推轂而建  
頻頗以安卒官下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乃證其爲頻  
繼往禱而祝之云俟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實已而得兩  
遂爲作碑偶閱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書正  
紀頻事云除建州牧卒於郡曹松有詩悼之曰出壑臨  
建水謝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清貧罷轉郎瘞中無子  
真嶺外一妻孀恐是浮吟骨東歸就故鄉其身後事差  
拓如此傳又云頻喪歸壽昌父老相與扶柩葬之天下  
亂盜發其冢縣人隨加封掩則無後可見云稽神錄載  
一事亦以爲回徐鉉失於不審也

侍從官

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官令文所載也紹興  
三十一年元顏亮死于廣陵

車駕將幸建康從官列街上奏乞同班入對時湯岐公  
以大觀文爲行宮留守寄聲欲聯名衆以名位不同爲  
辭岐公曰恩退亦侍從也然竟不克從紹熙二年吏部



鄭尚書僑上章乞薦士詔令在內近臣臺諫在外侍從各舉六人堪充朝士者吏部遍牒但及內任從官與在外待制以上而前宰相執政皆不預要有從官得薦人而舊制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 存亡大計

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捧漏壺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且惑於諛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將征劉備田豐勸袁紹襲其後紹辭以子疾不行操征烏戎劉備託劉表襲許表

不能用後皆為操所滅唐兵征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自河北來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進其臣凌敬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關中駭震則鄭圍自解諸將曰凌敬書生何為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又勸令棄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建德亦不從引衆合戰身為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既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寇鎮定王彥章以禁

軍攻鄆州段凝以大軍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為憂而  
段凝不能臨機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亡石敬瑭以  
河東叛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問策於群  
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歸在唐吏部侍郎龍  
敏請立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  
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虜必有內顧之慮然後選募精  
銳以擊之此解圍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  
成議竟不決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難胡騎犯闕孤軍  
衆入後無重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  
嗟臍弗及可勝嘆哉

### 唐人詩不傳

韓文公送李礎序云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錄  
於時又盧蔚墓誌云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  
在詩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任登封  
尉盡為所為詩按留守鄭餘慶鄭以書薦於宰相觀此  
則李盧二子之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同賦輞川  
諸絕載於維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詩云  
知君苦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唐史藝  
文志凡別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名亦不見於他人文  
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白樂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

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  
軸軸軸金玉聲謂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  
其名者寡矣而况於詩乎乃知前賢遺藁湮沒非一貞  
可惜也

泰誓四語

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  
引者杜預輒注為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  
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  
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  
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

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  
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  
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顏師  
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  
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  
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  
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重陽上巳改日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獻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  
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

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為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執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田宅契券取直

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勸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稅正出於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唯謹至於奴婢馬牛雖著於令甲民不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為數多者率隱減價直賒立歲月坐是招激許許頃嘗因奏對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偽以息爭則自言者必多亦以與為取之義既下有司而戶部引條制沮其說

公子奚斯

闕宮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只謂奚斯作廟義理甚明鄭氏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揚子法言乃曰

正考甫嘗晞尹吉甫公子奚斯晞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謂奚斯慕考甫而作魯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其過耳故吳秘又巧為之說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奚斯能作閔公之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於義迂矣司馬溫公亦以謂奚斯作閔宮之詩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頌於周大師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壽亦云奚斯頌魯後漢曹裒曰奚斯頌魯考甫諫尚注引薛君韓詩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誤

### 唐藩鎮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為重

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為之杜子美作從劔南節度嚴武辟為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為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朱扉替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遣悶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為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實而

入畫展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相似云

文中子門人

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正觀時知名鄉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開唐高祖與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

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弼尉有隙予按淹以正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爲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

晉燕用兵

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爲甚晉文公圍曹攻門者多死  
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  
若將發塚者師遷焉曹人兇懼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  
燕將騎劫攻齊即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  
外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其  
欲出戰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  
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邪晉但舍於墓陽爲若將發  
冢故曹人懼而燕貞爲之以激怒齊人故爾

李衛公帖

李衛公在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  
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弃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  
舊知無復弔問闕者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  
物茶藥至多聞絨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恤  
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徃徃絕食塊獨窮悴終  
日若飢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  
旬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  
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  
侍郎十九第案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  
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才十餘月爾而

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賦之明年卒則是此書  
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  
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  
遣專使其為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  
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秘閣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紹興中  
趙忠簡公亦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輒  
寄聲張淵道為廣西節度使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麴為  
餽公嘗答書云鼎之為已為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苦  
厄之狀略與衛公同既而...今尚存于張  
氏姚崇曾孫是為李公...索支黨無敢

通勞問既吞海上藥無資病無湯劑最數饋餉候問不  
傳時為厚薄其某侍郎之徒與

### 王孫賦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頽狀類乎老翁  
軀體似乎小兒謂徒也乃知杜詩頽狀老翁為蓋出諸此

### 漢郡國諸官

西漢鹽鐵贖羞賦湖工服之屬郡縣各有司局幹之其  
名甚多然君之者罕嘗見於史傳今略以地理所載言  
之凡鐵官三十六鹽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紀其處  
自餘若京兆有船司空為主船官太原有桐馬官主牧



馬九名冢遼東有牧師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發弩官  
驛道有木官丹陽有銅官桂陽有金官南海有淮浦官  
南郡江夏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鮑忌魚復有橘  
官鄱陽黃金參主米金亦有官在內則奉常之均官食  
官司農之幹官少府之大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  
主擇米如是者蓋以百數

漢獄名

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它獄亦不一宗正屬官有左  
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  
廷尉共三獄金吾有寺五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不  
司司空掖受祕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張湯傳  
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東漢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  
皆省志東漢洎唐雖闕囚非一處然不至如是其多因  
朝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間蔡確字季博起同文  
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容齋續筆卷第一

容齋續筆卷第二十八則

權若訥馮澣

唐中宗既流被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一事以上竝依正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義

欽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以

仁宗爲法左諫議大夫馮澣上言

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

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專薄王安石司  
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顧無作好  
惡光執厥中則是非自明矣詔榜朝堂侍御史李光殿  
廷不聽復爲右正言崔鵬所擊宰相不復問而遷漣吏  
柳待邱按若訥與漣兩人議論操持絕相似蓋漣在崇  
寧中首上書乞廢  
元祐皇后自選人除寺監丞其始終大節不論可見是  
矣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議慎之

歲旦飲酒

今人元旦於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未處

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旦於獄中飲酒曰  
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云正旦飲酒先飲小者  
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  
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  
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  
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  
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  
推作少年人顧况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携子幾人  
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酥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  
年幾偏應少先把屠酥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

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看蘇應尔得先嘗方千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醉後飲屠蘇莫義亦然

存歿絕句

杜子美有存歿絕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棊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驂騮每篇一存一沒蓋席謙曹霸存畢鄭歿也黃魯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

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近歲新安胡仔著漁隱叢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八詩向蓋取法於少陵遂引此句實失於詳究云

湯武之事

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固黃生爭辯最詳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也固曰不然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今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反因過而

誅之非殺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言  
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過遂罷顏師古注云言湯  
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為喻也東坡志林云武王  
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  
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子輒始亂之使當時有  
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  
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可謂至論然予切考孔子之序書  
明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  
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儼如所謂六藝折衷無  
待於良史復書也

### 張繹之傳誤

漢書紀傳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張繹之為甚本傳  
云繹之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欲免歸  
中郎特素盭惜其去請徙補謁者後拜為廷尉逮事景  
帝歲餘為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即位二年  
繹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  
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敞為廷尉則是繹之未嘗十年不  
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 張于二廷尉

張繹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人自以不

寃此漢史所稱也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爲證太后亦以爲無反事乃得赦出釋之正爲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蹕盜環一二細事耳揚惲爲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按驗始得所子孫會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於是其狗主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爲哉

漢唐置郵

趙充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

甲寅璽書報從其計案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間更下公鄉議臣而自上書至得報首尾才七日唐開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權楚璧等作亂時明皇幸洛陽相去八百餘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郵傳命旣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議蓋亦未嘗淹久後世所不及也

龍且張步

韓信擊趙李左車勸陳餘勿與戰餘曰今如此避弗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遂與信戰身死國亡是時信方爲漢將始攻下魏代威聲猶未暴白陳餘易之尚不

足訝及滅趙服燕則關東六國既定其四矣信伐齊楚使龍且來救或言漢兵不可當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何爲而止一戰而沒項隨以亡取弇討張步斬其大將軍賁邑走邑之弟敢進攻西安臨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藍勢如破竹先是弇已破尤來大捨延岑彭寵富平獲索矣時步所盜齊地大半爲弇所得然步猶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弇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竟出兵大戰尤來成會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龍且張步豈復識此哉梁節川王宋伐魏魏元英禦之宋停軍不前魏

人勸英進據洛水英曰蕭臨川雖驍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宋卒敗退英之識見非前人可比也然遂進軍圍鍾離魏邢巒以爲不可魏主召使還英表稱必克爲曹景宗韋廉所挫失亡二十餘萬人智於前而昧於後爲可恨耳

義理之說無窮

經典義理之說最爲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章卦言之己日乃孚章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己日乃孚己字讀如矣音蓋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發讀

為戊己之己予昔與易僧曇營論及此問之曰或讀作  
己音日如何營曰豈唯此也雖作己音日亦有義乃言  
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後為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  
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己六陽數極則變  
而之陰於是為午故己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  
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 開元五王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鸞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弟  
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  
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揚太貞以三載方入宮  
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嬖車闕  
風李商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未薛王沉醉壽王醒皆  
失之也

### 巫蠱之禍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  
者武帝君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  
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  
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千  
持杖欲擊己乃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若忽忽善忘此兩  
事可謂異矣才將腐蠹實生之物將壞蠱實生之是特



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無常大臣無罪  
夷滅者數十家由心術既荒隨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  
皆迷不復開則謫見於天鬼瞰其室禍之所被以妻則  
衛皇后以子則疾園以妃兄子則屈髦以女則諸邑陽  
石公主以婦則史良娣以孫則史皇孫骨肉之酷如此  
豈復顧他人哉且兩公主實衛虜所生太子未敗數月  
前皆已下獄誅死則其母與兄豈有全理固不待於江  
充之譖也

唐詩無諱避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宜辭諱寄略無避隱至

宮禁發既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  
不以為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  
詞始末皆為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  
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婦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  
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孫舞劔器行終篇  
皆是其它波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  
開夏商衰中自誅褒姒是時妃嬪戮連為糞土叢中宵  
焚九廟雲漢為之紅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  
未已元和辭大鑑內人紅袖泣上子白衣行毀廟天飛  
兩焚宮火徹明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

滿座涕洟御氣雲樓故含風練仗 高仙人張內樂王  
母獻宮桃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馬幾至  
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責嬪兵氣凌行在妖星下  
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能盡毛延壽投壺郭舍  
人闔鷄初賜錦舞馬更登牀驪山絕望華花萼罷登臨  
殿瓦鴛鴦圻宮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  
后不樂卜為忙天子不在咸陽官得不哀痛塵再蒙曾  
統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長戟戰  
白青羌連白鬃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如  
此之類不能悉言此下如張枯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  
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笛  
退宮人玉環琵琶春鶯轉寧歌來客兒鉢頭邠娘羯鼓  
耍娘歌悖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臺阿鶻湯馬鬼  
歸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開元天寶  
間事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詩亦然今之詩  
人不敢爾也

李晟傷國體

將帥握重兵居閫外當國家多事時其奉上承命尤當  
以恭順為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復長安功名震  
耀蓋社稷宗臣也然嘗將神策軍戍蜀及還以營妓自

隨節度使張延賞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  
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乃止後歲餘  
上命韓滉諭旨於晟使釋怨滉因使晟表薦延賞遂為  
相然則輔相之拜罷皆大將得制之其傷國體甚矣德  
宗猜忌刻薄渠能釋然晟之失兵柄正緣此耳國學武  
成王廟本列晟於十哲乾道中有旨退於從祀  
壽皇聖意豈非出此乎

元和六學士

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見過  
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

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  
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時  
考之所謂五相者裴相王涯杜元穎崔群及絳也紹興  
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  
舍秘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秘書郎史  
魏公直翁校書郎王魯公李海皆至宰相汪荏敏公明  
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臣等甚類元和事云

二傳誤後世

自在氏載石蜡事有大義滅親之語後世援以為說殺  
子孫害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洵唐

高宗廢太子賢者不可勝數公羊書魯隱公威公事有  
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語後世援以為說廢長立少以  
妻為后妃如漢哀帝尊傅昭儀為皇太后光武廢太  
子彊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  
不可勝數

### 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案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  
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  
年後一年元王亦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  
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  
年而為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文侯之壽計之則子夏  
已百三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

### 父子忠邪

漢王氏擅國王章梅福嘗言之唯劉向勤勤懇懇上封  
事極諫至云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陛  
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  
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其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  
舉為侍中為莽典文章倡導在位襄揚功德安漢寧衡  
之名皆所共謀馴致攝篡卒之身亦不勉魏陳矯事曹  
氏三世為之盡忠明帝憂杜稷問曰司馬懿忠正可謂

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也懿竟竊國柄  
至孫炎篡魏為晉而矯之子騫乃用佐命勳位極公輔  
晉郝愔忠於王室而子超黨於桓氏為溫建廢立之謀  
超死愔哀悼成疾後見超書一箱悉與溫往反密計遂  
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晉史以為有大義之風  
向矯愔之忠如是三子不勝誅矣

蘇張說六國

蘇秦張儀同學於鬼谷而其從橫之辯如冰炭水火之  
不同蓋所以設心者異耳蘇欲六國合從以擯秦故言  
其疆謂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

千匹謂趙地亦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  
匹謂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  
從韓出韓卒之勇一人當百謂魏地方千里卒七十萬  
齊地方二千餘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楚地方五  
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至於張儀則欲六國為  
橫以事秦故言其弱謂梁地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  
萬韓地險惡卒不過二十萬臨淄即墨非齊之有斷趙  
右肩黔巫非楚有易水長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聳聽  
敬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彼皆長君持  
國之日久逮其臨事乃顧如桔槔隨人俯仰得不危亡

幸矣哉且一國之勢猶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較  
量生理名田若干頃歲收穀粟若干畝園若干畝歲收  
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區爲錢若干下至牛羊犬鷄莫不  
有數自非童駮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數者何  
待於踈遠游客爲吾借箸而籌哉苟一以爲多一以爲  
寡將遂挈挈然舉而信之乎鼂錯說景帝曰高帝大封  
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分天下半  
以漢之廣三國渠能分其半此錯欲削諸侯故威言其  
大爾膠西王將與吳反群臣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  
二爲叛逆非計也是時反者即吳楚諸齊北膠西臣欲  
止王之謀故威言其小爾二者視蘇張之言疑若相似  
而用心則否聽之者惟能知彼知已則善矣

容齋續筆卷第二

容齋續筆卷第三十八則

一定之計

人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計  
摺以爲決然後終身不易其言則史策書之足爲不朽  
東坡序范文正公之文蓋論之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  
三聘將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卒之相湯伐  
夏俾厥右惟堯舜格于皇天傳說在巖野爰立作相三  
篇之書皎若星日雖史籍久遠不詳紀其行事而高宗  
克鬼方伐荆楚嘉靖商邦禮陟配天載于易之既濟書  
之無逸詩之商武商代之君莫盛焉罔俾阿衡專美有

商於是爲允蹈矣管仲以其君霸商君基秦爲強雖聖  
門羞稱後世所賤然考其爲政蓋未嘗一失於始謀韓  
信勸漢祖任天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傳檄而定三秦下魏之後請北舉燕趙東擊齊  
南絕楚糧道西會滎陽至於滅楚無一言不酬鄧禹見  
光武於河北知更始無成說帝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  
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帝與定計議終濟大業耿弇與  
光武同討王郎願歸幽州益發精兵定彭寵取張豐還  
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常以爲落落難合  
而事竟成諸葛亮論曹操挾天子令諸侯難與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益州  
沃野千里勸劉修跨有荆益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  
室可興及南方已定則表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已而盡  
行其誣至於用師未戰而身先死則天也房喬執策謂  
太宗爲記室即收入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輔成  
大勳至於爲相號令典章盡出其手雖數百年猶蒙其  
功王朴事周世宗當五季草創之際上平邊策以爲唐  
失吳蜀晉失幽并當知所以平之之術當今吳易圖可  
據之地二千里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江北諸州乃國  
家之有也旣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難平得吳則桂廣皆



爲內臣此蜀可飛書而召之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  
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候其便  
則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殂至於國朝掃  
平諸方先後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獨幽州之舉既至城  
下而諸將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顯國言臆計從以身  
任天下之重而師慕商鞅爲人苟可以取民者無不盡  
遂詒後世一言則在所不論也

秋興賦

朱玉九辯詞云慷慨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  
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遊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  
感之疚心遭一塗而難息蓋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  
較然不侔也

太史慈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之士礪礪  
落落皆非後人所能冀然太史慈者尤爲可稱慈少仕  
東萊本郡爲奏曹吏郡與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  
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北海爲賊所圍慈爲求救於平  
原突圍直出竟得兵解融之難後劉繇爲揚州刺史慈  
往見之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

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獨與一時  
卒過策便前闕正與策對得其堯鑿及繇奔豫章慈為  
策所執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又稱其烈義為天下  
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  
為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督治海昏至卒時纔年  
四十一葬于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敬事乾  
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云神發赴孔融雅  
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為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  
作民司命搢一同之言况擇二義以建侯庶幾江表之  
間尚憶神亭之事蓋為是也

謚法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忠語出表記然不示起於何時  
今世傳周公謚法故自文王武王以來始有謚周之政  
尚文斯可驗矣如堯舜禹湯皆名皇甫謚之徒附會為  
說至於桀紂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謚以一字至威  
烈正定益以兩而衛武公曰叡聖武公見於楚語孔文  
子曰正惠文子見於檀弓各三字意當時尚多有之唐  
諸帝謚經三次加冊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後多少  
不齊代宗以四字肅順憲以九字餘以五字唯宣宗  
十八字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

孝

國朝祖宗謚十六字惟

神宗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吳文烈  
武欽仁聖孝蓋蔡京所定也

漢文帝受言

漢文帝即位十三年齊大舍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女  
緹縈年十四隨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  
罪帝憐悲其意即下令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  
敬義請定律當斬右止者反弃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  
百亦多死徒有輕刑之名實多殺人其三族之罪又不

乘時遮明以負天子德意蒼敬可謂具臣矣史稱文帝  
止輦受言今以一女子上書躬自省覽節除數千載所  
行之刑曾不留戀然則上下事豈復有稽滯不決者哉  
所謂集上書囊以爲芻帷蓋凡囊封之書必至前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五花驄畫工  
如山貌不同是日齊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  
將軍拂翰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  
萬古凡馬空五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  
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爲

畫馬奪真圍人太僕所爲不樂是不然圍人太僕蓋  
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  
公之志深矣又觀晉將軍畫馬圖云曾見先帝照夜白  
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碼碯捷好傳詔才以畫  
亦此意也

詩國風秦中事

周召二南幽風皆周文武成王時詩其所陳者秦中事  
也所謂沔沔洲澗之水蘋蘩藻荇之菜疑非所有旣化  
行江漢故并江之永漢之廣率皆得言之數探有梅之  
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  
云梅檮也箋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與檮異亦  
非茂木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離靡  
蕪揚車葉荷蓀若蘋茅之類自是侈辭過實與所謂八  
川東注太湖者等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  
楚辭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擢蘭紉斷冰積雪自齊柔  
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  
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龍光牛  
斗徐孺陳藩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

鍾鳴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軸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  
高地迴興盡悲來宇宙盈虛丘墟已矣之辭是也于公  
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  
取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立陵而浸淫  
布護聳塞宇宙氣雄鉦鼓驅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貽  
藉取彼鯨鯢自邛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震關雷馳  
自北徂南與尸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鏑之辭是也  
杜詩小院回廊春寂浴兔飛鷲悠悠清江錦石傷  
心麗嫩藥濃花漏目班書籤藥裏封蛛網野店山橋送  
馬蹄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爛漫

宮闕尚蕭條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干戈况復塵隨  
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百萬傳深入衰區望匪他象床玉  
手萬草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  
竹寒沙碧菱刺藤稍長年三老換拖開頭門巷荆棘底  
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全生糜鹿捨舟策馬拖玉腰金  
高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  
古云霄伯仲之間指揮若定桃蹊李徑抱子紅椒庾信  
羅含春來秋去楓林橘樹複道重樓之類不可勝舉李  
義山一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爾平陽接上蘭秦樓  
駕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

溥塗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  
種遙碧落寃其他詩句中如青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  
葉風雨對青樓管絃骨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鬢柳眼  
對紫蝶黃蜂重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疎鍾對休燈  
滅燭江魚朔燕對秦樹嵩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如  
是者甚多

東坡明正

東坡明正一篇送平叔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有爲子  
悲知子之自悲者乎有知子之父死妻子之爲子悲者  
乎子之所以悲者感於德也父死妻子之所以悲者感

於愛也案戰國策齊鄒忌謂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  
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  
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東  
坡之幹旋盪取諸此然四菩薩閣記云此畫乃先君之  
所嗜旣免喪以施浮圖惟簡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  
守者而况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  
而其末云軼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與初辭  
意蓋不同晚學所不曉也

甚諫不相見